

# 后梅兰芳时代业已到来

文 / 徐城北

**摘要:** 梅兰芳逝世已半个世纪,京剧周围环境的变化很大。我们可以站在城市化的高度去看京剧问题,研究梅兰芳文化现象。京剧要保持过去手工作坊的延续特征,又要勇于走出一条产业化操作的新路,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

**关键词:** 梅兰芳; 京剧; “后艺术”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08)06-0089-02

梅先生去世40余年了,现在驰骋舞台的梅派演员多是再传弟子。京剧素来讲究“亲传”,而一再的“再传”是否会走样太多呢?更重要的是京剧圈外的大形势,变化远远超过了圈内,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今天我们谈老字号很多,可在北京的新城区域,更流行更畅销的则是新字号。旧新并存而相互竞争,而北京的明天也不会停留在奥运会的召开与成功之上,新北京还势必穿经奥运会继续向前发展。城市同样也有一个“后”的问题,北京也会终将发展到“后城市”。环顾世界,越是城市化潮流汹涌,就越需要注意和解决种种“后”的问题。因此站在城市化的高度去看京剧问题是一个可行的思路,研究梅兰芳文化现象也如此。

## 后字号、后城市与后戏剧

我曾写过两本描绘老字号的书,反响不错。现在全北京到处都是新字号,它们在各种的大楼中,为社会和人们提供许多新型的交往服务。我认真采访了它们,正筹备写作《新字号》,但写了一半多,忽然觉得后边还少一本——必须前后一共是三本,才能堪称三部曲。经过认真的调查与研究,我遥望到了那个第三者——后字号——而且必须是后城市中的后字号。有了这样的三本,才是真正“字号”三部曲。

举目世界,后城市还没有真正出现。但后字号的端倪却有了,比如全

聚德创造出的电炉烤鸭,同仁堂决心开自己“堂”的医院,法国企业索迪斯以饮食服务进入了世界500强……但我关心的重点还是后城市。从我一年前搬到北四环外的新城区的感触看,也经历过一个从“非常满意”到“不甚满意”的过程。前者是从新城角度讲的;后者是从后城市角度看的。我转而读讲城市文化的书,发现了三本写美国三个城市的书,一本是大陆学者写的,一本是台湾文化人写的,再一本是美国一位资深教授写的。本来“三三见九”,应该一共谈九个城市,可他们七本书一共才写了美国七个城市,其中重复写了两个城市。但不同书的视角又不同。其中举例说到美国西雅图的摇滚乐博物馆,其设计者特别崇拜当年活跃在这个城市的某位摇滚乐名家,此人当年有个习惯,一旦演出完毕,仍处在疯狂状态中的他,总是当场把电吉它摔个粉碎。随后这位崇拜者兼建筑师便根据被粉碎的电吉它的诸多碎片,设计出一座大型建筑来,淡兰色、金色与红色,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类型的电吉它,还有银色代表电吉他的弦线和其他配件,紫色代表乐手一首著名的歌曲。施工也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建成之后远观不足取,庞然大物,与城市原有环境不协调;但近处走过,则另一种效果出现:曲面使体量显得并不压迫人,且颜色华美得出乎意外,美感是丰富得无以复加的。进入内部,幻境幻觉是经常出现的。此建筑很快成为了当地

的一个建筑标志物。

还读过一本《阅读城市》,作者是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位老建筑师,他长期担任过中国建筑学会的秘书长,出国机会多,与外国同行做高层次交流的机会多,这些原因使这本书不同寻常。书写得层次清楚,中间穿插十五个城市的阅读心得,最后四点是结束语。非常简单明快,很值得一读。

我因此在心中得出结论:后城市肯定是有,但现在仅仅是端倪,它们真要“整体”地出现,还有待时日。虽然后城市要慢一步,但后艺术与后文学却会早一步提前出现。

就京剧而言,原京剧院的琴师,现为日本自由艺人的吴汝俊,不久前集合了国内诸多京剧大角儿合作演出了《四美图》。能把国内诸多大艺术家都拉过去为他服务,能说仅仅是金钱在起作用吗?其中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完全是这个因素,这是国外的“后艺术”思潮在隐隐地起作用了。从性质上讲,它是一种古典的乌兰牧骑。“泛”而“后”的戏剧会有的,从几年前的“映山红”戏剧节说起,历史上的“小戏”又重新萌生在新时期。是一种散漫的乌兰牧骑。

台湾白先勇搞的青春版昆曲,其中有很可取的好东西,也有认识未必正确的一面。他强调此番重新做昆曲服装,特点在“掐腰”,这恰恰是错的。京剧不是自然主义的艺术,旦行不靠腰肢去动人,靠的是水袖、指法、圆场。男旦能“来”的技巧,坤旦未必能行。

还有杭州小百花越剧团“造剧场”,以及口号“游西湖、喝龙井、看小百花”,与北京的口号“游长城、逛故宫、吃全聚德”非常相似,对于城市或剧团,有口号与没口号是不一样的。导演郭晓男对剧团建造的剧场

有独特的追求，表演区要很多，甚至观众头上都有，这是属于导演的剧场，与传统的戏园子就大相径庭了；而北京的中国京剧院拆了刚建好没几年的新院部大楼，原地盖起梅兰芳大剧院，顶上很多层是写字楼，这也是传统的剧院不敢想的。

世界在变化，生活亦多元。各种情况都在出现，应该允许有各种尝试与各种路子。

### 关于京剧的内外环境

今天，距离梅兰芳逝世已半个世纪，京剧周围环境的变化太大。改革开放，文化艺术视野拓宽，与发达国家接轨。于是，各种外国的经典与“野兽”纷至沓来。又如，在今年的京剧节中，我们欣赏到武汉京剧团演出的《三寸金莲》。应该承认，这是个很难写的题目，但两位编剧完成得很好，演员们也演得很好。但就在我们赞美它的时候，我又忽然想起另一个用足尖“做文章”的西方舞蹈：爱尔兰艺术家们演出的《大河之舞》与《王者之舞》，它们曾来过中国，在北京、上海都掀起过审美的热潮。京剧与西方的踢踏舞很难相比，但它两个一旦在生活中遭遇一起，欣赏者就势必要有所选择。目前，我国有关部门非常欢迎外国艺术团体来中国，所以像踢踏舞这样简单却又热烈的艺术是最容易得到我国广大青年的关注的。

我们自己确实也需要思想和文化上的转型。我近期大量“补读”过去被忽略与被抵触的书，关于西方文化的，其根本处就是与东方不同，我感到了震撼：希腊、罗马的建筑，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等等。有痛苦也有兴奋。

对比外部环境，京剧自身似乎没什么进步。这句话必须进行解释，否则容易产生大误解。尽管出了不少新戏新人，但唱念做打、生旦净丑等基本法则没变。京剧人在文化上进步不大，因为练功太需要时间，对文化的需求就没时间了。但无论如何，主动的企求还是欠缺。京剧生产的流程没变。乡野的戏曲团体或很自由，在湖北襄樊市京剧团演出的《襄阳米癫》中，奸臣蔡京指挥群臣大合唱，欢迎皇帝出场；而大剧院却很难想出这种点子并把它落实。我们管理戏曲的领

导干部，前些年为精简机构，曾把京昆合在一起同台或同团，这样做勉强还可以吧，但也有把京剧与评剧合在一起的，这就太离谱了。再说演出场所。戏园子或戏院，全国就只有三个演出中心，似乎少了些。再说京剧的演出地域，就只剩下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城市，此外就几乎没了，这也太不平衡。倒是台湾的京剧学者，他们来大陆参与学术评论，拿出的讲演稿以及讲演方式都非常超前，值得我们学习。放眼大陆城市，许多从前出过好戏的地域没有戏曲剧团了，前景堪忧。

现在的京剧创作人员，常常是其他剧种中的高手。不知道这现象有没有道理？上海喜欢高价收买外地的演员，更应该高价培养自己的编剧与导演。文化部下设的演出机构倾向西方艺术团体，加大了京剧的危机，中演公司专门请西方演出名家进入中国市场。目前的京剧太软弱，无法适应目前的市场。在本市日常的营业演出无法维持，出外巡回演出又卖不出价钱来。主演与配演有矛盾，市场在他们之间无法体现应有的关系。究竟是“谁养活谁”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之初有过一次讨论，现在似乎问题重新提出。

### 敢问路在何方

首先提一个观点：现在不仅要横向接轨，还应该把横向接轨与纵向接轨结合起来。中国的文化的独立性与国民性等等，如何能够在高科技的重压下自保与发扬？没有纵向接轨是不成的。现在仅仅提“海归派”，其实还应该加一个“古归（回）派”——现实中不是几个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么？这个“国”既包括中国的古，也应该包括外国的古。

回忆2002年曾去上海东方电视台主持、主讲一年时间的《品戏斋夜话》，曾问他们为什么找我来讲？导演的回答是：开门办台，借“先进文化”的脑子，为争取先机。东方电视台的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先机，同时也教育了我，使我不再坚持纯京派的立场，而转变为理解海派，积极与海派共事，共同创造新的开放而又纯正的改革派。

搞“后”，最好上海牵头，要搞

一些大动作。我设想了几条措施：

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并振兴历史上与“大戏”相对的“小戏”，不必戏有编导，能够达到“类型化”就演出，然后在演出中不断提高，最后实现个性化。这样，既锻炼了年轻演员，也增多了演出场次。

不要过分陶醉于“剧场艺术”，要勇于走出剧场，走进民俗，走进老百姓的婚丧嫁娶，要以退为进，让戏曲更多一些泥土气息。

允许并提倡退休老演员自发参与并提升民间文化活动；提倡男旦，把活动深入社区，与业余相结合；加强京剧从业者与其他剧种的交流。

加强对京剧成长历史的回顾。

让这些动作带动梨园人的思维，改变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消极的习惯。

承认未来的京剧是小众的市场。生产未来的京剧，也要围绕这个小众来进行。重新认识与把握“京剧”与“京戏”的区别，前者要求必须在剧场，后者则是戏园子，甚至地摊、庙会都成。重新认识小戏与大戏的历史成因，提倡在今天与今后多搞小戏，为小戏的重新落生进行呼吁。

可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和倡议京剧发展的机构，也就是“科学院”与“工程院”，不承担领导任务，但要提出可供咨询的信息。“京剧科学院”要做的事：一要从京剧艺术的本体出发，如今是为小众服务了。二要认定一条：多种所有制并举，鼓励非公有制，组成小团队进行演出。“京剧工程院”干什么呢？搞操作，不再把京剧当作单纯的剧场艺术，把它放回到民俗大环境之中，让它与饮食、杂技和种种游乐结合起来，一荣俱荣。京剧“两院”对谁负责？对文化部与中国文联要有交代，更要对市场负责。如果搞了连续三年都不见成效，那么它自己就应该下台，然后另组摊子了。

总之，京剧要保持过去手工作坊的延续特征，又要勇于走出一条产业化操作的新路，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要把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让操作者感到左右逢源并游刃有余。

**作者简介：**

徐城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100009。

责任编辑 喻 匀